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ZINCHAGI RHBAO　星期四　第一版

晉察冀日報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二〇〇期　價：每份法幣一角（本日出版一大張）（按期計費郵費在內）
地址：晉察冀邊區

血債！完縣十一名同胞遭敵慘殺

完縣訊：上月塔坡敵人用刺刀挑死我男女同胞十一人，三個不滿十歲的孩子，也被敵人逼着離開了慘死的母親，當死者屍體運回家時，都是用布裹着眼和嘴，胳膊反縛着，胸部敞露，刀痕血跡，模糊一片，各死者家屬睹此慘狀，莫不悲憤萬狀，誓爲死者復仇。（薛毅）

易縣敵放毒 五十人被害

易縣訊：五區敵人近來慣用毒氣彈，殘害這一帶的村民，上月某日夜半，敵人又用催淚性毒氣彈，向××村發射，當即有五十餘名村民中毒，淚流不止，痛苦異常，敵寇此種殘酷暴行，已引起當地羣衆強烈仇恨。（燉夫）

社論　汪逆的「戰時特別法」

在法西斯強盜及其走狗漢奸們的腦袋裏，本無所謂什麼公理和法律的。强刼、掠奪、無饜的榨取，窮兇極惡，爲所欲爲，是他們的特性，也是他們行動的哲學。敵佔區的人民在幾年來的血腥事實中，已經看得很清楚：所有處在敵僞統治下的人民，一切生命財產的保障都失掉了，父母任被殺戮，妻子任被姦污，田園任被燒燬，財物任被掠取。簡直是無法無天的黑暗世界。在這些地方，那裏還有什麼法律可講？所謂「新秩序」對於敵僞本身簡直是一個大諷刺。

雖然，敵僞這種暴行，究竟還不及中世紀的盜匪那樣乾脆、直率。他們在燒殺掠奪之餘，還要杜撰一套「理論」，編造一些「法規」，作爲他們罪惡行爲的依據和掩護。繼日本法西斯頒佈「戰時刑事法」之後，南京傀儡政權也稟承它主子的意旨，於最近發表了幾個「重要」法條：「戰時刑事特別法」，「戰時民事特別法」，和「懲治盜匪暫行條例」，就是這樣一套臭把戲！

根據僞方公佈，「戰時刑事法」的特點在於以「治安第一主義」，「保護軍需主義」之精神，「補充通常刑法之不足」，「加重犯罪之處罰」。因爲平常刑法的規定，已經不夠這般強盜劊子手用的了，所以又編造了一大列的新罪名，在所謂「懲治盜匪暫行條例」中，一連列了十四款死刑。在所謂「戰時刑事特別法」中，把許多刑法中的無期徒刑，改爲死刑，有期徒刑則加倍處刑，其次，在訴訟程序上，也隨意改定。對於「告訴乃論」程序之否定，所謂「檢查官職權之擴大」，絕不是爲了主持公義，而只是爲便利於漢奸們的奴役人民，隨時隨地、可加以任何罪名來起訴，而且在這一特別法中，更規定着，可以不要什麼證人、鑑定人等等手續和刑事中的必要條件，隨時即可審判，而審判的結果一般的是「不得上訴」、有的也多方限制抗告，到二審即終結。在「民事特別法」的規定中，則對案件可處處拖延，任意擱置不理。限制抗告與防禦，辯解，甚至判決書筆錄等件只要僞當局認爲「不應付與時」，即不給被判人看，所有這類刑事案件，在「戰區」通由當地的軍事機關來決定執行。

從這些「特點」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敵僞是在怎樣企圖以更殘酷的血腥的屠殺來對待敵佔區的人民！汪逆這兩個辦法的公佈，正當漢奸「一元化戰時體制」「舉全國之心力物力，協力大東亞戰爭」……叫囂塵上的時候，也正當南北僞政權，積極佈置一個大規模的搜刮計劃——目前特別是糧食——的時候，僞軍內部的不穩情緒和一般人民的反抗行爲，在與日俱增，而這一大規模的搜刮計劃，疑的將更會引起敵佔區種種更激烈的反抗敵僞的鬥爭，這一點，敵僞是看得明明白白而寢食不安的，因此，企圖以「治亂國，用重典」的辦法來鎮壓敵佔區人民和一部份心懷祖國不甘受虐待的僞軍，同時更將以此來掩飾自己的盜匪行爲。這還不夠明顯嗎？

敵僞實施各個「特別法」的主要對象，不僅是一般人民，它更注意到了一些大商人和地主。因爲今日敵僞掠奪的對象是連他們在內的，所謂「運糧出境」「囤積居奇」等罪名，實際上就是給敵佔區的商人、地主們預備下的。誰要不大願意把糧食完全拿出來奉獻敵僞嗎？那麼他們有的是[illegible]子，盡可以隨便亂扣的。

正當北非戰事，盟軍獲得完全勝利，歐陸即將開闢，太平洋美軍在阿圖島登陸，東西法西斯強盜們，都瀕於滅亡的絕境的時候，日寇和漢奸們的壽命還有多長，這在日本法西斯和汪逆精衛、朱逆深等自己是會感覺得到的。在其崩潰之前，這種掙扎逃命的兇殘面貌的暴露，是並不足爲奇；敵佔區的人民會從這裏更加認得清楚：在敵佔區是日益淪陷到野蠻、倒退、破產、苦惱、悲慘的深淵；而在抗日根據地，則民主建設蒸蒸日上，人民過着自由、愉快、進步、團結的生活。敵佔區人民是會找到自己的出路的。

敵佔區的人民，是不會被這血腥的統治所嚇住。今天的國際大勢，更鼓勵了他們的反抗鬥爭！歷史上儘有先例，許多統治者，在其垂亡掙扎的時候，往往也拿出一套「嚴刑峻法」來施行鎮壓，但這也只有更促成人民更大的憤恨和反抗，加速其崩潰的到來，一切企圖延長血腥統治的壽命的都是枉費心機。敵僞這一措施，正是表現了它政治統治的破產，想以這最後的恫嚇手段作逃命的護符而已！

讓這般強盜們顯露它們兇惡的原形吧！中國人民是要給以「懲治」的。日本法西斯盜匪、汪逆精衛、朱逆深等罪不容赦的大漢奸受末日審判的日期，已不遠了！

兩個壯烈的戰鬥

以寡敵衆沉勇殺敵　台魚側擊斃傷敵二百餘　我連長政指全排戰士英勇殉國

軍區十八日戰報：（一）本月十四日，由完縣經康關西犯之敵七百餘，與我在台魚附近某團一個連發生戰鬥，我×連連長王存成、政治指導員李士傑、率一個排，機動出至敵後，獨立側擊敵人，予敵大量殺傷，旋敵第二梯隊趕到，該排在南台魚、南寨子遭敵夾擊，與二十倍於我之敵頑強搏鬥，達三小時，斃敵八十餘，傷敵一百二十餘，最後因彈盡，除一部突出外，該連長王有成政指李士傑及戰士三十餘名，全部壯烈殉國。

（二）活動於易淶線上之我××部隊，爲配合一分區及平西之反「掃蕩」作戰，於十六日夜襲入良各莊，繳步槍十三枝，斃傷敵僞十七名，俘僞警六名，並將良各莊附近電線大部收割。

（三）本月十日晚，我雁北部隊一部，在應縣屬之南河種王義莊狼峪村，將僞組織及合作社全部摧毀，俘僞警官一，僞軍三，繳騾驢及自行車各二，軍用品一部。

（四）活動於行唐地區之我××部隊，自四月份以來，爲配合南綫及

以一當百至死抗擊強敵　行唐羊觀村一戰斃傷敵百八十名

東線之反蠶食反「掃蕩」作戰，連續在行唐城周圍攻克敵據點四處，俘獲人槍二百餘。五月上旬，復連續在侯家莊、城寨東、西楊莊（行唐北）及貝村（行唐南）三次殲敵逾百，予敵威脅頗大。敵爲對我報復，於本月十六日拂曉，前由石家莊、正定、長壽共化敵僞一千四百餘、騎兵二百餘，坦克三輛、裝甲汽車四輛，向我駐羊觀村一個連合擊，自晨四時，該連即佔領趙羊觀村東陣地，與敵展開激戰，敵四次向我衝鋒，均被擊退，戰至午十二時，復有敵機兩架協同作戰，敵第五次衝鋒，乃將趙羊觀村東端房屋佔領一部，同時敵坦克與步兵[illegible]漸向我壓縮，我除一[illegible]排突出重圍，連主力五十餘人與敵繼續堅持苦鬥，至下午三時因彈盡全部犧牲。是役共斃敵百二十餘名，傷敵四十八名。

靈壽僞「政治工作班」的醜惡

周有志

四月間，敵寇蠶食我靈壽的山嶽地區，城裡的漢奸們，以僞縣長王逆景林爲首組成的『政治工作班』，在每個被燒成了廢墟的村莊上，散發着荒謬的傳單，強迫人們開『羣衆大會』。

在青同村，王逆景林對着一羣被包圍來的老鄉，花言巧語的講了半天以後，愁眉苦臉的老鄉，誰也沒有理他，他突然老羞變怒了：『你們這羣蠢東西，我是來給你們解決困難的，你們頭都不抬！……』小漢奸們趕緊從旁邊慫恿：『有什麼困難提吧、提出來會辦」……』一個老太太沉着臉站起來了：『俺們的困難就是沒吃的，能不能把「皇軍」搶走的糧食還給俺們點呀！』王逆景林立刻狼狽的站不住脚了，支支吾吾的誰也沒聽清說了兩句什麼，就溜下台去。

在萬里村，『政治工作班』用同樣的話又「教育」了沒有來得及跑掉的老百姓一回，『皇軍保護老百姓』，『皇軍是救命的恩人』，他們剛一離開那裏，一羣鬼子就闖進去搶糧食，挖東西，一個老太太，記起了王逆的鬼話，跪在地下懇求，鬼子立刻惱了，大罵了幾聲，她被刺死在刺刀下。『政治工作班』耍一套把戲老百姓們都看得很清楚，房是誰燒的？人是誰殺的？東西是誰搶走的？這些血腥事實，漢奸謊話怎能遮蔽得了呢!?

阜平佛教參議員熱心宣傳

北嶽訊：阜平參議員孫樂山先生，佛教參議員××先生、自參加參議會第一屆大會平安返里後，即在村代表會村幹部會上盡量宣傳參議會第一屆大會的情形和民主團結的精神。對民主政治詳加闡述。今年村選大會上，又將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雙十綱領）及實施重點，詳加解說。村政權的重要性以及三三制是怎麼一回事，也都作了一番解釋，聽衆都很興奮，有些老年人說：「這眞是千古未有的奇事，該着我們享民主幸福了！」有些人還問：「是否眞有外國人參加？」經過他們一件一件的說明，大家更加興奮的了不得。（參）

搜刮兇殘民情不穩　敵圖用「極刑」鎮壓　麥收在即敵將大事搜搶

北平特訊：華北省及平津各地：糧食恐慌在增漲着。漢奸方面也都不能不承認：「民食恐慌，災情慘重」。僞華北政委會方面鑒於社會不安，恐激成巨變，會屢次急電汪逆求救，所得答還，是撥僞幣「五萬元急賑」，僞幣不值錢，僞數又僅僅是「五萬」，連「杯水車薪」都談不上，且糧食恐慌」僞幣豈能由飯吃？華北漢奸們就爽利把這五萬分了。平津糧價非常昂貴：北平小米每斤合僞幣二元二角，玉米一元八角，花生油二元九角四分，天津玉米每斤二元二角，高糧二元三角，石家莊小米二元六角，這些只不過是僞方公佈的行情，實際上比這價格高多了，且還不容易買到，敵僞最近關於食糧恐慌的對策是這樣：（一）搜索少數民商的存糧來減目前之急，這一辦法頒佈後，已造成平津等地的大混亂，北平如同××等多家糧棧、受到敵僞、罰款、存糧充公等的禍害。而所收去的糧食，也都交了日寇，並非作爲賑救或「配給」之用、市民依然買不到糧食。（二）「增產」和搶糧，各地組織僞「增產推進委員會」，由僞縣長、建設科長、警察長等任委員，用這個組織逼使人民定出「增產」數字，秋收後一定要出多少糧，並且挨村逐戶調查存糧，強派棉種、肥田粉，勸令出款鑿井，敵僞把華北當作「兵站基地」，其「增產」目的是爲了「軍用」。而非爲了民食，是很明顯的。敵僞搶麥收和大秋的計劃已大致擬就，除了用武力強收強徵外，並組織「採運社」、迫令各地糧商參加，以便用統一的所謂「適正價格」來「收買」民糧，供給軍用，使糧食一粒也不[illegible]在民間；而依藉「採運社」把糧商統制在敵寇魔手下，使他們不能自由作生意，無利可圖。僞新民報揭載：「採運社成立後，糧商參加者甚爲踴躍，然參加之糧棧，仍爲到期報名之性質」，從這消息裡，就可以看出所謂「踴躍」，只不過是被迫的「到期報名性質」而已。（三）嚴厲鎮壓。由於食糧恐慌所引起的社會秩序混亂，與北非盟軍大勝所引起的敵佔區人民的興奮，使敵僞非常惶恐，現已頒佈「懲治盜匪條例」與「戰時特別刑事法」，企圖用「極刑」來鎮壓可能發生的變亂，今後敵佔區人民的鬥爭，和敵寇血腥的鎮壓，必將得趨嚴重。

聯合國糧食會議開幕

與會者五百人代表四十五國

會期三週討論戰後糧食問題

中央社佛吉尼亞洲溫泉十八日專電：聯合國糧食會議，本日在此間開幕，四十五國之代表國（其中聯合國三十一國與軸心絕交尚未宣戰之與國十四國）將在此間勾留三星期，以探討並蒐集各種資料，並向各該國政府就戰後糧食問題提，供建議。中國代表團共十五人、郭秉文任首席代表，其中有代表十人、秘書九人，在人數方面居第四位，美國居第一位、英國第二、蘇聯第三。此爲參加之聯合國家自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發表二十六國聯合宣言以來第一次之重大會議。共有代表顧問專家與秘書九百人，原定參加者本僅有四十三國・法國與丹麥係本星期始宣佈參加者，前此一般之意見雖總爲此次會議僅屬象徵性質，然目前一般咸認此次會議將[illegible]後世界組織之[illegible]性開端、各代表與專家將研討各種能便世界農業進入繁榮均衡狀態之問題，以亟世界之一部份有大量或些少之過剩・另一部份則感覺嚴重之消費不足，因而發生饑饉之現象。與會者將於三星期內從事下列各項工作：（一）利用最新之世界調查，確定全世界各民族對於糧食及其他重要農產品之需要爲何・並適當顧及各國內之不同情況與途徑；（二）承認過去某種農產品之過量積聚，事實上以全世界對於糧食及衣著之最低限度需要計算，此項積聚完全不能謂爲過剩，所謂過剩者通常均係分配不當與消費不足之結果；（三）研究並提出各種恰當之方法與條件，以保証此生產之物品亦能入於所需要者之手。

羅斯福致電祝賀

羅斯福以其在華盛頓與邱吉爾及其他聯合國領袖進行重要討論，故未能出席會議，特致電大會祝賀，並謂此一會議之目的、乃研究戰後期間糧食及其他農產品之消費生產與分配、於闡明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家及里約熱內盧泛美大會所訂定之政策與廣泛目標方向如何始能發揮其最大效果。」羅氏又稱，吾人將於聯合國之此一及其他會議中，將吾人之合作自戰爭問題擴充至其他重要部門，吾人惟有以共同合作始能了解如何合作，且吾人必須且必將合作。

羅邱會談圓滿進行

加總理抵華府將參與會議

邱吉爾稱望與斯、蔣會晤

華盛頓十八日路電：羅斯福今接見記者・預示彼與邱吉爾之談話正圓滿進行中，惟尙未結束。羅氏並謂彼信邱吉爾離美前當招待記者一次。

華盛頓十八日路電：加總理金氏今抵此，將與邱吉爾羅斯福舉行會議。同日合電：加總理金氏今晤與中國外長宋子文晤談，此爲金氏抵美以來首次正式於會，可見金氏此次來美或將使遠東局勢有重要發展。加方人士示稱金宋會晤，預僻中國將大規模參與上週遲太華批准之十億元互助方案。消息靈通方面通來暗示今後數月內，加將在太平洋更有所盡力，同時以物資援華及在西部海岸外・擴大其海空軍活動。

華盛頓十八日合電：宋子文今訪問白宮後，暗示羅斯福曾將羅邱會談中迄今所討論關於遠東軍事計劃之概略出示宋氏。據宋氏對記者稱、近來渠當赴白宮、蓋邱吉爾即在該處，然彼不能評論訪問之經過。

華盛頓十九日合衆急電：邱吉爾首相稱：彼與羅斯福總統希望最近期間與蔣委員長及斯大林委員長會晤。

莫洛托夫接見荷新使

（本報特譯）莫斯科十九日塔斯電：莫洛托夫接見荷駐蘇新使汗達・哈勒巴斯第。商談關於新大使向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星遞國書事。

土報評論　軸心政治現勢

（本報特譯）安哥拉十八日塔斯電：阿納多魯報頃論軸心國內政治形勢時稱：此間獲悉，巴爾幹、意大利及芬蘭各國近數週來均曾發生不安事件。在意國，繼內閣更動之後，即爲法西領導組織之洗。根據可靠數字，法西綱領要領袖約有千人將被秘密處決。意各城市之遭空襲，北非之敗績以及畏懼盟軍在意登陸，凡此種種均使意國社會極感不安。因此，對於意內閣更動，應認爲其特具重大之意義，即多數人之被捕與法西黨領導人之經常更換。該報續稱，法西黨徒之易獲勝利「好夢」，現已消散淨盡，而感受目前所處地位之岌岌可危。該報論及保加利亞局勢發展時稱，保政府所採之緊急措施、即可說明其國家軍事與政治形勢之極端不穩。該報認爲目前巴爾幹及意國情勢之發展、實具莫大意義。又稱，吾人將可獲睹更多之事件發生。吾人且將獲睹其他軸心國內仍將發生動亂事件云。

紅軍挫敵反攻

頓內茨線

蘇情報公報稱：「十八日白晝，諾港東北我砲兵沉默敵砲台四座，毀敵堡壘九座。塞夫斯克區，我軍突入敵後，殲敵支隊、繳獲敵重要文件多件。維斯多夫西、我迫擊砲隊殲敵二百餘。列寧格勒綫，兩日以內，我軍殲敵約四百餘人，敵堡壘二十二座被毀。」「十八日至十九日晨、康班區我軍擊退敵軍反攻，殲敵一百餘人。中路我軍殲敵百五十餘人。塞夫斯克區、我軍與敵有砲戰，我擊潰與殲滅德寇約達一營。」沿頓內茨河，據

魯爾區水勢猛暴

卡塞爾城被淹

工廠泰半陷窟

倫敦十八日路電：德國西部被英機炸毀水壩所發生之洪水，繼續氾濫，本晚業已到達魯爾區之中心、萊茵、威丞兩河水勢暴漲，大工業都市因水而無法生產者益衆。據柏林廣播稱：摩尼水堰之洪水刻已沿魯爾、萊茵兩河流域流達一百哩外之埃姆利赫，距戰前之德荷邊界僅數哩。伊沱堰之洪水已越過卡塞爾城（該城乃飛機及艇引擎生產之極重要中心，人口二十一萬八千、距伊沱堰約三十五哩）沿途發電廠數所被淹，卡塞爾重要工廠已一半陷於水中。杜伊斯堡水位較平時爲高，大水現向魯爾中部汜濫、據德官方通訊社傳杜伊斯堡之萊茵河面水漲甚高。

紐約十八日路電：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伯尼訊：希特勒已提調工兵師爭體九千人赴洪水汜濫之魯爾河流域從事搭救工作、目前倘有德國人民十二萬有被洪水淹斃之處，第一批難民列車已於昨日滿載難民離魯爾區、

蘇聯戰時文化動態

教育和其他

戰爭並不曾妨礙了蘇聯的一切文化活動和進步。今年蘇聯政府撥給添設學校、博物館和其他文化機關的經費，較之去年同時，在兩倍以上。蘇俄人民教育委員，伏勤地格勒、泡特金告訴記者說：「從今年一月起，所有戰前活動的蘇聯高級文化機關，都已經恢復了經常的工作。從戰爭爆發以後，一共增設了專門學校二十九所，初級高級小學校共增設一萬五千多所。在專門學校中，包括有吉爾吉茲、卡薩吉斯坦、烏茲伯克斯坦和土耳克美尼亞各地的飛行學校兩所、工專三所、自然科學院三所、生物院三所等。戰事剛一爆發時，從前綫撤退的高級研究院，現在在遙遠的後方都已恢復活動。基輔、卡爾科夫、和羅斯多夫各大學，都已遷到中央亞細亞托木斯克各地復校。托木斯克這一城市，差不多是蘇聯境內大部方言集中使用的地區，故大學和其他高級學府，遷到這裏來的獨多。

在北方，今年可望增設初高級小學校兩百所，教師大半都受過特別適宜於北方教育的訓練，兒童完全用他們的方言文字來進行學習。

收復區裏的文化活動，最近也全面地恢復起來了。在今年頭三個月裏，在各個收復區所恢復了的文化機關、計有初高級小學校八千多所、學院十二所、俱樂部八百多所。和各個博物院、教育機關的恢復同時進行的，還有許多個博物院的展覽會，差不多是全國性地在此起彼伏的舉辦着。從戰爭開始以來，這種富有意義的展覽會，巳舉行的有三百次以上。在莫斯科的更有地理、考古及其他關於某一專門學科的展覽會多個。這對於抗戰中國民教育的增進工作，有着莫大的裨益，也的確獲得了許多具體的成果。

關係中英蘇美四國文化關係的展覽會，一共前後在不同的地區裡舉行了二十六次；每次都給蘇聯人民以最大的鼓舞；而其中最特殊的一次，要算在蘇聯建築學院所舉辦的英國的建築學展覽會。（根據莫斯科十四、六日塔斯電稿編寫的）——編者。

音樂和文學

對於藝術的不斷的追求，俄羅斯人民永遠是有生氣的和蓬勃的。從戰事發動以來，幾十次的關於東西斯拉夫民族的藝術的講演、展覽會，都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其他各城裡舉行過。每一次的這樣藝術集會、參加的人，總是戶限爲穿。許多捷克、波蘭或其他斯拉夫民族的作曲家，都在全蘇各地的劇場裏，贏得了最高的榮譽。捷克作曲家蘇塔那名作「出賣了的新嫁娘。」在「基輔歌劇院」獲了空前的成功，其後由蘇名作家亞歷克賽・托爾斯泰譯成俄文在列寧格勒「瑪麗歌劇院」上演，連演了兩個多月。

長篇小說家伊拉塞克的悲劇作品「日耳曼人」，引起了全蘇聯文壇的騷動，所有著名的文學批評家，都參加了對這一偉著的熱烈的批評的論戰。

波蘭世界作曲家蕭邦的作品，目前在蘇聯各地成爲被熱烈歡迎的對象，差不多每一個音樂會，都有蕭氏的作品被演奏，其盛況爲戰前所未有。

烏克蘭、白俄羅斯的作曲家和劇作家的作品，在莫斯科各大劇場的演奏，巳成爲經常的事情；對這兩地的風土情調，是莫斯科人士所最樂於欣賞的。（根據前布拉格大學教授，現任莫斯科國立大學教授兹登尼克・尼德來氏報導改寫）——編者。

留美波職工領袖

痛斥波政府謬行

（本報特譯）紐約十八日塔斯電：每日工人報導，米爾汝基職工會波籍領袖，發表聲明，對波政府親德反蘇份子加以痛斥，並號召波蘭民衆努力對羅斯福總統之即將在歐洲登陸之計劃・予以充分的贊助、這些職工領袖們，是代表着汽車、鍊鋼、電氣和毛皮工業工人；在同一聲明裡・他們更指出：「蘇聯政府之所以與波蘭政府斷絕關係，完全是由於最近數月裡波蘭政府之直接反對蘇聯政府的行動而引起的。我們絕不能忘記　德寇是真正屠殺波蘭民衆的敵人，和蘇聯紅軍正在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德寇軍隊作着鬥爭的事實。」

塔斯十九日電：「日來雖有局部性之重要戰鬥，但雙方均出精兵銳器以從事。數日以來德軍猛烈向我軍陣地進襲，企圖攻佔我據守之有利高地，結果被我擊退・被殲數百人、我軍在總寇歷次反攻之際，均緊・主動。故亦迭次擊退敵人。」里西克斯克區・我軍曾攻佔德寇新綫，但戰事仍激烈進行中。此區河亦迄德寇防線・後方，敵強固據點星羅棋佈；而某三重要高地上，德寇更集有重兵，企圖奪回前此爲我攻佔之某高地；昨夜敵寇一排企圖乘夜霧迷漫之際，以小艇渡河，偷襲我陣地，但已爲我哨兵發覺，事先佈置伏兵，及敵渡河既被我突遭我意外襲擊，全軍盡還，小艇十八隻，無一歸還。」

阿圖島

美軍繼續推進

美海部十八日公報稱，北太平洋方面，阿圖島登陸美軍，十七日晚佔領賀爾茲灣高地上之敵陣地。同時美艦炮轟敵陣以掩護陸上部隊進攻。公報續稱，美軍自攻入該島以來，雖歷經艱險，但至今死傷極微。據同日合電：阿圖島南北兩處登陸之美軍，現正繼續向內地推進中，島上日軍則沿岩石山脈掘壕固守陣地，同時復以機槍陣地抗阻美軍之推進・太平洋方面，我機十五日襲威克島日方設備，敵機二十二架企圖攻擊，共中兩架確遭擊落，另一架可能被擊落。按自珍珠港事變後，該島即爲日方所佔領。美機出擊該島・迄今共達五次。南太平洋方面，敵潛艇十四日晨在布利斯班以東四十浬處以魚雷擊沉澳醫院船「聖托爾號」。院船於中雷後三分鐘內即告沉沒。船中水手醫務人員及護士三百三十二人中，獲救者僅六十四人，餘均失蹤・澳外長特爲此發表聲明稱・敵此擧不但違反國際協定，並且違反人類之共同原則。敵方應負此卑鄙行爲之一切責任。

英空軍

炸西西里撤丁

地中海英潛艇活躍

馬爾他十八日路電：英機昨襲西西里東部奧格斯塔，炸中運載坦克與兵員之艇隻一艘・夜間英機襲西西里南部波多恩庇多里，彈落鐵道電力廠及附近之建築物・電力，敵附近引起大火。北非盟軍總部十八日合電：據公報稱，英機昨晚襲意屬撒丁島上之亞爾格羅根據地，並在撒丁島外擊落敵機二架。

倫敦十八日路電：今夜海軍公報宣稱：地中海內英潛艇普遍襲擊敵船隻，且阻撓敵岸上交通。我潛艇在西西里北海岸外以魚雷擊沉意驅逐艦一艘，並在巴勒摩附近以魚雷襲擊敵驅逐艦隊護航下之巨型供應輪。

美機炸密芝那

新德里十七日路電：今日此間聯合公報稱，英機炸卡卑團附近印達吉因之敵方目標。又美軍公報稱，美機炸襲斯歲傑匯之日鐵路至爲得手。美機十四日在密芝那區日司令部投彈十四噸，美機全部安返。據十八日公報稱，十六日英軍兩小股襲乎盂道碼頭，甚爲順利。

國內外大事

我們活動在行唐的部隊，四月裡在行唐城周圍攻克敵偽據點十四處，佔獲人和槍枝二百多，五月初又打了敵人三次，打死敵人一百多。敵人對我報復，於十六日一早調來一千六百多默兵，三

的一個連合擊，從早晨四點鐘一直戰到下午三點鐘，我軍又打死敵人一百二十多個，打傷四十八個。

湖南北部向我洞庭湖西溪津市一帶進攻的敵人，前兩天被打得落花流水；

江南岸枝江地區，我軍向敵人圍攻，敵人一千多又被消滅。現敵人仍在增援，大戰連天不斷。

孫夫人宋慶齡，在今年三月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時候，會對記者發表談、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實行民主，發動全國黨派、全國人民起來爭取最後勝利。

羅斯福在招待記者席上表示，羅邱人都希望在短期內與斯大林和蔣委員長會面。

聯合國的糧食會議巳經開幕，參加大會的有四十五國的代表五百餘人，非常熱鬧。會期是三星期，將討論戰後世

湘鄂邊敵犯津市受挫
集結兵力轉犯澧縣
枝江西南敵遺屍近千

據中央社電：我守備津市外圍部隊，五日來雖遭敵陸空之猛烈攻擊，但未任其進展一步，已爲濱湖戰局著一偉績。敵因損失過重，攻勢已挫，十六日，乃集中大部兵力，避開津市，猛撲澧縣之西北部，在該地區之燬水街及閘口以西一帶與我血戰竟日，敵死傷慘重，已呈不支，後獲增援，西進於十七日晨復向我進撲，另一股敵於同時向燬水街以南地區進犯，現正與我激戰中。又由津市外圍被迫向澧縣西北大堰壋、王家廠一帶敗退之敵，經我猛追，十七日續在該地附近斃敵三百餘。

安鄉西北一線，經我軍進擊後，現匯口、麻壕口等地敵，已被全部擊退。由順林橋、公安及彌陀寺地區西犯之敵，刻仍與我在激家阻、分水嶺、西齋及鼐家坪之綫激烈戰鬥中。

渡江敵被我阻止於梣江西南翻岩坪、白鶴橋等地後，十七日午後，復向劉家場進犯，我當於正面遏阻其攻勢，並以勁旅一部向敵兩翼攻擊，激戰至晚，敵在我三面圍攻下，卒告不支，遺屍近千人後敗退，我當奪獲武器及裝具無算，目正清查中。旋敵急由佘家橋方面增援五六千兵力，乘夜向我猛烈反撲，並有敵一股侵至三溪口附近，我軍分途堵擊，戰鬥慘烈，敵我均有死傷，刻仍血戰未已。荊門、當陽、遠安地區我軍，分向荊門東北、西北王家集、朱家埠等地襲擊，斃敵數百，我另一部襲擊敵汽車站，正與護送之敵戰鬥中。

太南豫北地區
我軍進迫林縣城郊

據軍委會發表洛陽十八日電：太行山東側方面，我軍於九日攻克東姚集後，即向林縣突進，沿途遭敵節節頑抗，均被我將其擊破，刻已攻抵林縣城郊，敵勢已呈混亂，該據點不日當可攻下。

宋慶齡談
總理三大政策應實現
各黨派地位亦應平等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桂林訊：據此間大公報三月十五日載：孫夫人宋慶齡、在孫中山逝世紀念前日，在渝對記者發表談話稱：「應該實現總理的三大政策，開國民會議，在絕對民主的原則下，動員全國民衆，使他們都有同等的機會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對各黨各派，應該給以同等的機會，使他們的黨員，得盡個人的能力，參加工作，爭取最後勝利」。

魯中文藝界
聯系實際反省工作

新華社魯中電：延安文藝界面向工群兵的新方向與如何實行黨的文藝政策傳抵此間後，引起了此間文化藝術界極大重視。曾經深入區村進行了八個月羣衆工作的文協文工團同志，當他們在開展農村文化運動的崗位上，看到了這個文件和電訊時，立即展開熱烈的討論和閱讀，每個同志深入農村面向工農的思想和信心，都與加提高。一一五師政治部戰士劇社於整風完畢後，即以「如何實現黨的文藝政策」及「藝術教育改造問題」兩文件爲中心，深入鑽研討論，並聯系實際反省自己的工作。在討論中，大家深刻揭發了過去空喊「面向部隊、面向羣衆」的口號，而實際上卻存有留戀大劇，單純追求技術的錯誤觀點。在作風和意識上，則痛切反省了某些劇團之間的門戶之見，及某些同志的特殊、散漫、怪癖等不良習氣。目前該劇團在生活上已建立了勞動工作制度，與部隊生活眞正打成一片。在工作上，强調互相研究，集體創作，研究民間形式，同時並於最近期內出發赴某部，眞正到連隊中戰士中去進行工作，學習豐富自己，具體爲戰爭、生產、教育服務。

「國共團結如一家」
魯中八路軍節糧
助友軍解決困難

新華社魯中電：魯中我軍積極幫助友軍克服困難，經常供給友軍以各種情報。近爲幫助友軍解決糧食困難，我某地駐軍特號召全體指戰員節約糧食若干，於四月十四日派專人特送友軍某部，官兵對我在如此困難環境下竭誠相助之忱，至爲感奮，某官長來信：「甚讀「國共團結如一家」」，另一官長來信則謂：「願加強團結一致對外」。

煙台饑民
騷動搶粮

新華社膠東電：商業界消息：煙台饑民不堪敵寇壓榨與饑餓之苦，於三月中羣起騷動，到處搶糧，鄉局及當舖均被搶，市內混亂達七日之久，敵僞亦無法應付。又訊：青島市內物資奇缺，市上豆腐已告絕跡，豆腐渣已難買到，僞組織人員亦時有斷炊之虞。

中共中央直屬機關
生產成績可觀

新華社延安電：中共中央直屬各機關的同人生產，極爲熱烈，各單位參加私人公營生產人數的百分比，約佔百分之七十四，中央黨校參加生產的人數更達百分之九十二。「大家動手」的口號已經實現了。農業方面的勞動成績，現已開地八千餘畝，大部已下種，上肥料十三萬餘斤。手工業生產，連農業生產折工在內，共獲淨利二十一萬餘元。

生產展覽會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中央直屬機關生產展覽會，已於昨日正式開幕，各機關前往參觀者絡繹不絕。會場展覽之物品共約萬件，數月前尙寫在紙上的書面計劃，經過大家勞動生產，現在已經變爲具體的事實。該項展覽物品，除總生產額外，依照地區劃分若干區。在×區內×校機械修理所製出的織機手搖機（每架價值一萬三千元），尤爲大家所注視。該機之旁陳列所織之襪子甚多，「各機關精製之各種毛織品博得觀衆之稱讚。中央管理局美堅木工廠所出桌凳傢具，眞正做到堅固。中央辦公廳大灶飯、菜的種類與做法亦極引起人注意。在菜蔬方面，現在每月已能吃到紅燒洋芋、豬蹄子、豆腐干、回鍋肉、豆腐乳、蠻汁古裏、溜滑里脊、焦溜里脊等菜，比之過去相差甚遠。根據各機關統計數字，肉食方面自四月份起已大爲增加、中央黨校等每日已能吃肉三兩、吃油六錢。畜牧業方面，計劃買耕牛二十頭，現已買進六十五頭、母猪買進六十隻，大猪八百九十八隻，中管局機關人員的供給商店，如燒柴方面，得月可做到供給百分之九十，鉛筆、紙張可達百分之三十及百分之五十。中管局三燒炭廠，三月份已出七十餘萬斤炭。新中國鞋廠，自一月至四月二十九日出鞋九千一百多雙。儲蓄方面，共達四十六萬七千餘元，其他尙有節約以及各機關生產進度表等，均有顯著成績。

把生產教育貫徹
到國民教育中去
綏德分區具體實現

新華社延安電：綏德訊：把生產教育貫徹到國民教育中去，業已在綏德分區具體實現。綏德師範全體同學正忙於掘地及種植各種菜蔬，並植樹二百五十顆。該校爲保証今年蔬菜全部自給，特租種二十墒地。米脂中學全體教職員及同學，計劃全年生產十八萬元。綏德南關小學，在生產教育的方針下，小朋友們熱烈的參加了生產運動，校長告訴他們：在教室裏是個好學生，在地裏是個好勞動者，這樣才配做個新兒童。該校全年生產預計一萬元。

昆明
將展覽擊落敵機

中央社昆明十八日電：十五日昆市空戰被我擊落之敵機，除當日發現三架外，又陸續發現六架，計在昆明縣屬五架，安寧縣屬一架，人機俱毀。殘骸一部已運昆，聞省防空司令部，將舉行公開展覽。

通訊
行唐一村長

行唐×××村的村長和兩個十多歲的小妮齊被敵人捉去了。

狡猾狠毒的敵人，要村長「自首」、要他說出公糧堅壁在那裏，八路軍在什麼地方？

村長，抗戰五年多了，每滴血裡都沸騰着對敵人的仇恨，在敵人威逼的刺刀下，他緊咬着牙齒，只是鄭重地仇視這些審訊他的法西斯野獸們。

我們都可以想像得到的，敵人會怎樣殘酷的報答他！

但是、他卻大睜着兩眼，射出冷冷的挑戰的光芒、像一個被捉的鷹，驕傲地沉默着……

兩個小妮子和他一樣倔強，敵人的恫嚇欺誘，始終沒有獲得她們一句眞話，除了「我們和他不是一個村的」、「不認識他」、「都不知道」以外，她們再沒有其他答案。敵人失望了，只好氣忿忿地吩咐僞軍：「押起來！」

漆黑的夜裏，跑了一天，哭了好幾次的小孩子，疲倦得睡着了。

燃燒着仇恨的村長，忽地聽見門口有人低聲地催促地叫着：「同志，快些逃吧！今晚半夜就要砍你們！」——

抗戰的村長，是不願就這樣任敵人宰殺的，他，他要逃回邊區，逃不出去，也要格鬥而死！他在一個廚房裏，摸着一把菜刀走出來。

但是，這兩個小孩子呢？小妮子的鼾聲吹住了他，他看到熟睡在星光下的小手臉，他憶起了她們在敵人面前的堅定，和留在心裏的悲慘結局……

他猶豫了，自己一個人，又帶着一些傷，一個人逃出去就不容易了，還怎樣能帶她們一齊走呢？……

不帶走她們麼？——不能！不能！邊區的孩子，怎麼能扔下來任這些法西斯野獸們撕碎她們呢！？

在黑夜裏，他的兩眼裏閃出了敢於犧牲的冷靜的光輝。他輕輕地拍醒了孩子，孩子們從這靜肅緊張的氣氛裏，領會了他的意思，任他背上一個，抱上一個，悄悄地走了……

當他帶着這兩個女孩子，重新逃回邊區時，他望見被朝霞輝耀着的山巖，對他們泛射着溫暖的微笑……（徵、戈華、魏民）

安塞等縣
目前合作社問題
劉建章談視察經過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視察三邊等地合作事業的南區合作社主任劉建章同志，已於日前返延。此行凡一個半月，遍巡安塞、志丹、吳旗、靖邊、定邊、鹽池六縣四分之三以上的合作社，根據此行調査研究結果，他指出上述各縣目前合作事業中應注意兩個問題：第一、發展合作事業的方向，應根據各地經濟特點，爲人民大衆解決困難問題。第二、若干合作社幹部中「爲辦合作社而辦合作社」，不想解決人民生活實際問題的保守觀點，必須從思想上予以打破，並加强業務教育。在上述各縣合作社中，爲他所稱讚的，如吳旗縣金湯合作社，該社原只資金數千元，去年政府徵收公鹽代金時，羣衆的羊毛正無法出售，該社即爲羣衆代售羊毛、代繳公鹽（並將多售的毛價一原定百元：實買一百一十元）全部交給羣衆，由此信譽立著，股金驟增至二十餘萬元。但有些合作社還不能掌握和羣衆密切聯系幫助羣衆解決困難的方針。如定邊二區合作社，雖在定邊各合作社中是發展最快的，但在處理對羣衆的關係上，也有不正確之處，某些對合作社認識不够的羣衆說：「紅利不要分，只要以後不叫我入股就是了」。該社也就做了羣衆的尾巴，迄今未給羣衆分過紅利、故該社雖然賺了錢，但是羣衆並沒有感到是他們自己的利益，無形中形成該社發展過程中一個很大的障礙。也有些合作社（如定邊縣聯社）資來亦頗不少，但資年來並無增加，阻碍他們發展的是一種保守思想。有些合作社負責人談：「我們過去的想法是公家的事不要賠不就行」，那兒還想發展？」我們不知究竟怎樣做法才好」。劉建章同志指出這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因此，今後在幹部的選擇方面不僅要老實可靠，還需要善於調査研究，從而能多想些辦法。還有些地區，由於幾個合作社的合併，在分散的農村中削弱了合作社和農羣衆的聯系，因此限制了合作社的發展，此點亦應注意。

另訊：與劉建章同志同行的詩人艾青及木刻家古元，亦於同時返延。

國內簡訊

△山東省參議會和戰工會，頃頒佈「保護反對侵略戰爭之日本軍民」及「優待朝鮮人民」條例，號召人民幫助日本和朝鮮反戰革命軍民進行各種正義鬥爭。

△晉西北擁軍與擁政愛民運動，都正熱烈進行中，行署和抗聯近又發出指示，推動這一運動進一步展開。

△魯中聯辦爲配合擁政愛民運動，近調精幹之醫務人員組織巡迴醫務團，分組赴沂蒙各地進行衛生檢査、疾病治療，並以種痘爲目前醫務之中心。

△十六日爲張自忠將軍殉國三週年紀念日，蔣委員長特派張治中赴張氏墓址祭奠。

△五月十日爲比利時抗戰三週年紀念，我政府曾去電表示對其英勇抗戰之同情，比政府頃覆電致謝。

△川省小麥開始收穫，據主管方面息：今年小麥收成績可觀，保收較去歲至少增加二千萬石。據去年秋收約計四千餘萬石，今年種植面積又增加一倍，根據調査，大部有七八成收穫，如謂增加二千萬石，乃最低之估計。

△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會，十四日舉行第十二次會議。

△西京市全市市民捐款救濟豫災運動，業已順利結束，共獲款八六二六二五元。

△中央社重慶十八日電：孫夫人發起之賑濟豫災足球賽，業已結束，共募得賑款十萬餘元。

△中央社魯山十五日電：渝大公報在渝代收豫災捐款首批三十萬元，前已匯豫，二批二十五萬元，亦於日前匯豫助賑。

……八日」聯坦克、四輛裝甲汽車，向我駐羊觀村　現廿又轉向西北攻我澧縣城去了，在長　話，主張應該快些實現孫中山先生遺教，會談正在圓滿進行。丘吉爾說：羅斯福具有……

定縣敵佔區在饑困中

裴瘦松

「無法再活下去了！」這含着內心極度苦痛的一句話，像唐河的流水，在定縣敵佔區人民的口裏傾瀉着。的確、自這塊豐實的土地被日寇姦污而成了「治安區」之後，這兒的老百姓便失掉了自由，在敵人的「保護」下，過着血腥悲慘的地獄生活了。

「勤儉增產！」

「革新生活！」

敵寇漢奸們成天亂喊，可是人民的生活不但沒有「革新」。在繁重的勒索、敵詐下，人民的肩上反而更一天比一天沉重了。

我們不用去看那光怪陸離的苛捐雜稅和巨大駭人的「地畝捐」了，就光看從二月到四月這九十天用人民血汗堆砌起來的定曲路和「護城河」，以及每隔一百米一個小碉堡吧。這條三丈寬的定曲路，和三丈寬九丈深的護溝，是全部「愛護村」的住戶、每夠五畝地的莊稼主兒，就須每天出一個伕修起來的。沒有足夠伕數的人家，要自己想辦法，每天出五元鬼子票再加上三頓飯去雇伕，否則便會受到刺刀戳肚子的殘害。老百姓在難忍的重負下，憋嘆的哼着這樣的民謠：

山約菜飯稀湯湯，
從早到晚把伕當。
不去、用槍挑！
晚了，跪濕傍！
亡國奴，眞難當！

有家沒法住，
天天淨門伕，
砍光村邊樹，
好地開汽路。

偽警備隊是助紂爲虐的，他們爲了發財，常常把累得滿頭大汗的民伕加以「怠工」的罪名惡毒的打起來。一面打，一面問：

「有綠票沒？快當點！」

爲了防止八路軍割電綫，把所有沿着汽路的電綫桿，都換成精選的「愛護村」裏最高最直的楊樹，這樣還覺得不「牢靠」！於是在電桿的下半截，又築起一層泥一層荊棘的「圍牆，一直築到一人多高才放手。可是還是覺得不「保險」，便又在電桿的周圍挖成圓圈的大溝。雖然如此，那高高的懸在半天空裏的電綫，還是經常的不翼而飛的。

二

在敵人指使下的偽治安軍、警備隊和特務們身上，勿論如何是聞不到一點中國人的氣味的。他們領着城裏的植田部隊到三、四區實施「清剿」，但他們所「清剿」出來的「八路」，清一色的都是「愛護村」的富戶。據說這些「八路」都被「綠票」一担保不久就釋放了。

四月十三日拂曉，西甘德村又被城裏的偽警備隊、特務包圍了，他們揚言要搜「八路」，闖進各家去把老百姓的箱子櫃翻了個底朝土，臨走還網去了幾個殷實的莊稼主兒，這幾個倒霉的老百姓在城裡換了一頓飽揍，喝了一肚子涼水，才在「錯抓無罪」的名義下釋放了，然而，村中人誰都知道：這一回又糟踏了三千多塊！在釋放的那天，翻譯官氣喘吁吁地從後面趕上來說：

「這兩天你們村還要注意，別的部份還要去呢！這是我爲了老百姓少受治，特意給你們個信。」

老百姓們心眼裏是明白的，「信」雖然不一定眞不眞，而跑這一步是不能「沒個說法」的，幾個老鄉趕緊感激的說：

「翻譯官先生多照顧，過幾天我們到您府上去拜望！」

而翻譯官是很「爽快」，直截了當的就說了：

「不用麻煩，一句話好了！」

「這還不明白嗎？」這又是幾百塊「綠票」。

像這樣容易的「門路」，聰明的「治安軍」那能看不見呢！於是在龐白土、盧莊子，立刻也就有人被抓去了，村裡趕緊派人去打聽釋放的價錢，一個副官出來忿然的說：

「我們治安軍不能爲個一千兩千的壞了名譽！」

這還不是明告訴了嗎？一千兩千是不行的，探信人趕緊回去七湊八湊，湊了四千塊錢送去，才算完事了。緊接着偽警備隊也出來了，說是「巡查」，在東甘德村喝了一會茶，結果把老百姓做飯用的花生吃了四五十斤，還把一家埋在糧食裡的四十個鷄蛋也裝走了。

四月十五，從保定來了一批日本[illegible]三，這披毛帶甲的一羣，據說是日本什麼「馬戲團」，要在中國人的面前表演一下「皇國藝術」，結果是按家散票，按票收錢，這些流氓們又沉甸甸的撈了一把，匯到東京去了。

三

「飢餓呀！」

「飢餓呀！」

這是敵佔區人民遍地的呼喊，只要是一個不變的人，在敵佔區到處可以聽到。

「大嬸子！給點吃的吧！」

一羣羣携男抱女的純樸的農民，被饑餓壓迫着離開了鄉土，沿門乞討。

「走吧！你餓的慌，俺們也就要討着吃去啦！」

家家戶戶，都是同樣的回答，可是討吃的人，往那裡去呀！白天，各村的街上，都是「求爺告奶奶」的可憐的同胞充滿着。晚上，所有的破廟、車棚便都擠滿了這些饑餓的人們，小孩子哀哭，女人們啜泣，男人們發着沉痛的嘆息……

這就是敵人整天價所高叫着的「王道樂土」啊！……

是誰有錢去買呢？唐河岸上的小楊樹葉都摘光了，蒲草根和尖草根，也挖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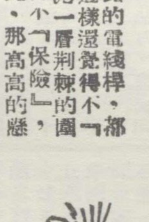
春天了，定縣平原上的梨花也隨着春的季節開了白嫩的笑臉、這該是多麼富有活力的季節呀，然而掙扎在飢餓綫上的人民的心裡，却不是可愛的春天，而是悽涼愁苦的深秋呵！

一九四三、四、三十日。

孟城北的戰鬥

──冀西綫反蠶食鬥爭記實

豹山



實在是奇怪的日子，──一九四三年四月六日，季候已經進入清明了，這兒還飄落着紛紛的大雪，山西高原上的積雪深齊膝蓋，捲旋着的冷風，把天地變成茫茫無際的雪海。而會里、牛城、夏池、上社的敵人，竟在今天來奔襲我們的主力兵團。

我們住在這裏已經是三個多月沒有動了，而且兩月以前，曾經在西綫全面出擊：我們的兵團打進孟縣西關，打下昔家會據點，在三月裏又火葬了中社偽堡壘，消滅和活捉了距孟城五里的城武全數的六個敵人，使敵迫不得已放棄了城武堡壘。就因爲這個緣故吧！我們的敵人早在一個月以前就籌劃着這一次的行動了。

從敵人此次陰險而毒辣的配備和進攻中，充分的得到了證明：敵人調集了從娘子關孟城到榛樹底一綫的一千多兵力，其中有一百多騎兵，裝備是澈底輕裝了的，士兵們統統穿着單衣，子彈用幾十頭驢馱着，行動是異常詭秘、「快速」、分七路，而指揮官又是「威鎮」孟縣、榆次、壽陽、陽泉、平定各地的××旅團長。

當大雪還沒有降落之前的深夜，他們便出動了。說老實話，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偏偏碰上這樣一個奇怪的日子，惡劣的天氣沒有阻撓「皇軍」的行動！他們仍然合擊了預定的地方，只是意外得很，他們統統都撲了空！

明明知道頭天夜晚八路軍一個連掩護着在白家莊開大會演戲，拂曉以前，夏池出來的兩路敵人，便包圍了村子。這二三百人的指揮官是頗得上級器重、而又「素以作戰勇敢機敏著稱」的「毛驢小隊長」，他自滿於「知己知彼」，只三面包圍了村莊，把上大山的路空着，他想「八路的愛爬大山」。卻在大山背後埋伏了幾乎全數的敵兵。不幸得很，他這頭一刷就落了個空。

我們的連，聽見白家莊的槍聲，迅速轉移到白家莊東十餘里一個很稀散的小村，村中一道高坎把村子割成上下兩部分。當我們剛歇下來的時候，牛城的一二百多敵人又合擊來了。在混亂中，我們的連集合在傍高坎的碾場上，同時，坎下似乎也有隊伍正在慌忙的集合，但偵察員去聯絡，碰上的卻是一個敵人的哨兵和一隻洋狗，他含糊的支吾了兩句跑回來。於是，我們的兩挺輕機槍便在高坎的稜沿上咆哮了。眼看着密集的敵人倒下了十幾個，便「呀呀呀」地散開，接着又餓狼似的反撲上來。可是當他們撲到機槍陣地之後，我們早走得無影無踪了。

雪花仍舊不停息的飄落着，我們的兵團彷彿一張大魚網似的撒佈在茫茫無際的雪海裏。

會里的敵人早到了，上社的敵人卻因道路泥濘一邊修一邊走，就誤了時間。七路人馬在最終合擊點箭河會面的時候連半個人影也沒見着，於是，旅團長生了氣，命令「皇軍」向「八路」退走的大寨山撲去。

雪花在天空被風捲旋着嗚嗚地呼號，滑溜着撲上來的敵人，被伏在鬆軟的雪山頂上的戰士，一槍一個打得仰翻了面孔滾下山去……

我們的一個班長在哨位上，迎着優勢的敵人，勇敢的從高山頂上跳了岩，我們的一個班，爲了監視敵人，在大風雪的山頂上整整伏了四個鐘頭。

東西馬河之間的山根，他們這兒一堆，那兒一羣，冷得像楊樹葉一樣抖索着，雖然，村頭燒着一堆堆熊熊的大火，他們卻沒有一個敢走近它。村子裏是去不得的，在那兒取暖的是二十幾個有「功勞」的「先鋒」，他們曾經爬上大山頭，由於出汗過多，薄薄的軍衣凍成一具冰板似的「棺材」，他們需要「火神」搭救。

約摸不過九分鐘的時間吧，取暖的「皇軍」滋牙裂嘴的假笑了一陣子，就都平靜的躺倒了。他們死得眞有點「莫明其妙」呀！

這還不算，並且因爲火光給「八路」看見了，「皇軍」又被痛揍了一頓。二十多個鬼子在這兒作了「無言的凱旋」了。「毛驢小隊長」也受了重傷。

讓驚恐的敵人驚慌抖索去吧，我們早在他們所有的歸途中，設置了伏兵，給他們築好了墳墓。

第二天的中午，從敵人退走的幾條道口，傳來了勝利的消息，在上社方面，我們一班人伏擊敵人三百多，消滅了十幾個；牛城方面，我們一個排伏擊三百多敵人，打死他十幾個鬼子；夏池方面，十幾個兵用齊發的九個手榴彈，送了六七個敵人向「皇軍」老家報到……

[illegible]

（未完）

翻過來

（創作）

王爍

李圈住的瘋死了，把整個大李莊都攪動起來了。這並不是因爲李圈住的兒子李通，在本地面上當武裝宣傳隊長所引起來的尊敬，而是敵人給他們製造了共同的悲慘的命運，使他們連結在一起，生死相關了。

女人們好像忘記了去做早飯，都站在大門口不安地張望着。間或有兩個女人談話的時候，也都幾乎咬着耳朵來說，[illegible]使第三個人[illegible]神氣，更叫人[illegible]。

男人們都帶着[illegible]嚴肅，匆匆地向村東頭的場裡走。孩子們露着[illegible]的神情，[illegible]一步一步地向場裡[illegible]。

[illegible]

死魚般的兩眼向上白瞪着，眼角裏凍結着眞珠似的兩顆非常晶瑩的淚珠，在紅色的陽光裏閃耀着刺目的光芒，更因滿頭滿臉都凝結着一層濃重的殷紅，令人感到異樣的恐怖與悲哀。……

他的右手抬得和右耳一般高，像是要把壓在他身上的那扇破門板推開；[illegible]

[illegible]

「翻過來，翻過來，你到底沒有翻過來呵！」

本來人們對大虛老頭子的話都不愛聽的，因爲他總是有一說十，綽風就是雨，現在大家聽他話裏有話，一齊對他尊重起來了。

──他呢，並不像往常一樣，一看見人們注意聽他的話，就滿口噴白沫，比手劃脚地說起來。他沒有這樣做，只是把清水鼻涕一把[illegible]

[illegible]……模模糊糊地只望見一個人影子，把他臉向下放着的一塊門板掀起來，像下命令一樣吆喝着：

「翻過來！」

接着，「兵」的一下子就把門板向前一推，[illegible]

[illegible]……都要喊一聲「翻過來！」他直翻了好幾翻，剛有一回，他剛翻起了門板，又喊了一聲「翻過來」！[illegible]……走過去看看，心裏一起這個念頭，立時就覺得[illegible]白的可怕，黑影裏彷彿有數鬼似的，我就三脚兩步趕緊跑回屋去，鑽進被窩裏，連氣也不敢大聲出了……」

人們對大虛老頭子講的話，本來都不相信的，這一回人們可都以爲眞了，因爲看李圈住近一個多月來瘋的情形，的確有死的可能。

（未完）